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四十上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薛翰

說郛卷四十上

元 陶宗儀 撰

歸田録卷一 歐陽修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録賛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賛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體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

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葢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胸為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何

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
脩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
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
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
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曰賜第一人及第孫
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
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

敏速相誇因言庻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歳殿試庻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啟謝丁時丁方為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啟事更不奉荅當以糞墼一車為報晁荅曰得墼勝於得啟聞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

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趍班且走且荅曰秖為大音拖王迎授闌者無不大笑

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荅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

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

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啟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

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

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謚以為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門下客曰近世謚為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一無此字）

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葢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龎籍罷節

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葢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歩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一無此字慶歴三年余作舍人呵引者即歛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歛避之禮

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内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内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一有之字)寡聞也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

連歳天下大旱改元詔意蓋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歳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歴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

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元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别駕遂貶雷州司戸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戸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迎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

不放出閫者多以（一作公）為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曽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為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獘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

遵守舊規妄有更張一作改更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郤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

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一作盛）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

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人（二字一作之）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

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廵檢使捍北邊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作對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

丹入我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刼傷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嫁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奇絶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閤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甆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黄絁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侍疾因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弼）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黄門（一有三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黄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啟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内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内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一有又字遷

於景靈而宫司道遑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顧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僖宫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

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葢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政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加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寵遇如此一作置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浮子所戲

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愧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黄中李至吕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吕蒙正為宰相賈黄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一作至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翰林承旨皆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山二字劉子儀為中丞始牓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文字云補仲山之衮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説之羮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晩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句二字尤為人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

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頻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一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内捻頭一莖而食（一有之事）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閔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作五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一有也字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内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一無此字

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啟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姊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所不能已僶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

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勲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勲不勝其耻其後曹𫎇事作鎮州急奏言𫎇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勲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顔色晝夜疾馳鍊成其獄𫎇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造内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葢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奬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以一作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甞曰自吾

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輙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之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葢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牓子稱奏勑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名其高第三四人竝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

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敧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罷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輙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輙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牓於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

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所作)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為)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鐘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

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豊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大字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亦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

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内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因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

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殁於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殁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為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禄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録其

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侳小罷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禄山之語卒得不一作不得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搆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一作乃至二字一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

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壞鼠壤糞壤大年遠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一作於字鑄瀉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云作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形不圓一有

而字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掩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羲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

自太宗崇奬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益一作自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

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令昭文相公韓僕射
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
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塲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
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兩府
者亦可怪也

歸田録卷二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龍者亦黠胡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嚨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

甚幼訛哤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哤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況其下乎訛哤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己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善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

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安巴堅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二字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安巴堅雖令契丹之人自謂之安巴堅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北為人明敏在北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北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安巴堅其人實謂之阿

保諡未一作莫知孰是一作也字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録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曽不得其髣

鬚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輭俗一作劣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冦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祗名當直一員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

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内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書善畫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槀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

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唱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寛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於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温顔强笑以遣之甞謂人曰作三司使

數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絶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縷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棋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年

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慤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樽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棋為易解則如旦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絶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

宫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葢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

馬上枕上厠上也葢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强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葢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圜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

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輝金耀日晶者謂二牌也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黄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涖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領内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墼錢頗多以

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
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纖草
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
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為言雖鄙俚
亦着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
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

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銙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僊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僊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書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

名
京師食店賣酸䭘者皆大出牌牓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䭘從舀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謂賣餕餡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傳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餺飥矣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秖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公一作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密胡諫議宿吴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内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别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堦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内臣為之故嘗與内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禄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

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葢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録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格大小龍茶恵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一作猶無此一種佳物兹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

餅石灰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勑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修書官尚冀書成酬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竒薄其初修唐書也甞竊歎曰吾今可謂猢猻入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

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禀得旨乃草詔羣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䖍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歴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将親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賔者五

代漢宰相匡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
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謂之語曰𧺝肥丁痩梅
香竇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
秦鳳四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使余以為謂一作四路皆
内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自於境
内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
六年劉平任福葛懐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

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一作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

禧慶歷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録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來往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謂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

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一作類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

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宫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他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嬖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黯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中

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葢自國朝命官
秖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虚名故失於
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
學士兼之其不以翰院兼職及换職者百年間纔兩人
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厯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
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宫人問

寢閤在何處宫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内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内臣楊懐敏受㫖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説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一作清或作晋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説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

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無人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名紅鶴皂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

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使協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史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蠏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蠏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

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一有經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作日）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添第一人薦名其後

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制交作筆吏疲於寫録僮史一作隸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絶倒自謂一時

國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葢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

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温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己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誒一作詼

諧當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的一作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

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凉故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柹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柹以一榠樝置其中榲桲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柹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罋數十蟹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一作

傾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頴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

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於懐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熏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當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

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慠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冦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鐶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鐶脚為巢簧内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寛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麤畧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

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内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謬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

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姑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勑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

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丁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撾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粘紙曰打粘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

之打而偏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

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清楊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録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一作亦然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

志也覽者詳之

說郛卷四十上

說郛卷四十下

元 陶宗儀 撰

嬾真子録 馬永卿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餘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上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拈簽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煗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温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

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大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為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説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荅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讀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陜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即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為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軍服志曰随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内右者随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表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古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忘其姓名

獻俳文於明皇其畧云説甚三皇五帝不如来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即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為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薛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三四日紹興癸丑歲只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他皆倣此

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

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故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表背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文武噫太

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歳却被宋玉展了十歳此事真可絶倒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甞記陜州夏縣士人樂舉明遠甞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説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為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該數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稻麥也僕

近為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也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晩深哉

唐世士大夫崇尚家法柳氏為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闈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𥨪隙偶見回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乃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

汝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昔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見柳家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田亘直元邈

本朝宰相銜帶譯經潤文使葢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黄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義如何師荅曰符堅時曇摩瞿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

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文譯侍中崔光執筆正觀之波羅頗那譯左僕射令趙郡王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璟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新翻譯文義頗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黄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看閲有不穏當處即隨事潤色之右出藏經三藏法師傳

天下之事有可笑者今輙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為好勇天下之至剛强人也而衛彌子瑕者至以色悦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為友壻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夷攷其時正衛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爾雅曰兩壻相謂為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為僚壻嚴助傳呼友婿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衿也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黒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

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為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為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黒月又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為頞沙荼月即鬼宿名日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陀月即翼星名也黒月或十四或十五日日月有大小故也中國節氣與印度逓

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為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為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日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五日乃屬道瑟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録出之

隴右詩云旊大瓶甕小所任各有宜考工記摶埴之工陶旊注云旊讀如甫始知甫鄭玄旊讀如放音義甫㳙切韻畧甫兩切與昉同音注云摶埴工以此考之則旊者乃摶埴之工耳非瓶也而退之乃言旊大瓶甕小者何

也考工記旊人為簋實一觳崇直厚半寸唇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注觳受斗三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觳然則旊人所作瓶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能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旊後作旊人當以後為正

唐人欲作寒食詩欲押餳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簫注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有瞽詩簫管備舉箋云簫編小竹

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也啟如篴併而吹之招魂曰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餳也但戰國時謂之餦餭至後漢時亦謂之餳耳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甕牖圭竇者墻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凉之時乘安車駕黄牛出遊於諸王公家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

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為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懽心於是酒殽競進厭飫數日復遊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土風之美

令印文牓額有之字者葢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歴以正月為歳首色尚黄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

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蒲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候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牓額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别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繞床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却錢但云去却兀

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為阿堵物眼為阿堵中皆非是

二十八宿令韻畧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畧宿音綉亢音剛氐音底觜音訾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令乃音綉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令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

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也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觜參為虎首故有觜之義音訾誤矣彼韻畧不知但欲異於俗不害於義也學者當如其字呼之

俗說以人嚔噴為人說此葢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則寐願言則嚔箋云言我願思也嚔當為不敢嚔咳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如思我心如是我則嚔也今俗人嚔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也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嚔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嚔丁計反然則嚔耳

嗚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僕仕於闕中於士人王毖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名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令人立春或戴春勝春旛亦古制也葢剛者强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强漢者同義

有客問於僕曰古令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赫赫如此

何也僕曰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即蘇州也烏傷即婺州也毘陵即常州也山陰即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檇李即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鄮明州也以此考之即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耳宜乎朱買臣等為之氣焰赫赫如此也

南方朱鳥柳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

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為朱鳥之象漢天文志
柳為鳥咮星為鳥頸張為鳥嗉翼為鳥翼或問朱鳥而
獨取於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言尾
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常問元城先生先
生曰薮以翼為尾云故甘氏星經云鳥之鬪竦其尾鶉
之鬪竦其翼以此知之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冑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
天集有漢眷於愍侯赫赫愍侯運當扳龍撫劍風邁顯

兹武功泰誓山河啟土開封令按漢書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功臣盟云使黄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泰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廸前從渾渾長源欝欝洪河羣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窊此葢謂陶青也令按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

月癸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青免太尉周亞夫為丞相所謂羣川衆條以諭枝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窊以言自陶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為薈粹老杜哀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公虔詩云薈蕞

何枝癢令按韻畧嗇爲外切如嗇兮蔚兮之嗇蕞徂外切小也蕞爾國之蕞虔自謂其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誤呼爲會粹意爲會取其純粹也失之遠矣政和中僕仕關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輯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文中最佳輯濯乃水衡屬官輯讀如緝濯讀如擢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船官而輯有令丞此蓋丞印也

尺書稱之爲德美繼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

也左氏昭公二十年戴啬揚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按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

僕甞與陳子真查仲本論將毋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真曰不然晉人謂將為初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元軌與處士劉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平曰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阮瞻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今初

無同何況於異乎此言為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首肯之

唐中興頌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令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又何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無目反葢上音復下音福謂復如故也

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

都尉然不獨官名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笑

陶朱新錄　馬純

黄定者於紹聖間有以牛寃事質司馬温公公因作寃牛問曰華州村佳歲有耕田者日晡疲甚乃枕犁而卧乳虎翳林間怒髭揺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之屢前牛輙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拉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逺牛未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為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犇輙自逐之緘怒而往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

其肉而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於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巳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於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也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大甚於捍虎忠臣之功力於一牛嫌疑之情過於伏體不悟之心深於熟寢苟人主或察焉則忠蒙之限何所自别哉傳稱妾佯殭而弃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笞固有忠臣獲罪亦猶此夫客有因牛寃之事覩過而吊焉

余聞其語感而書宛牛云又自跋曰是牛也能捍虎於其人未寐之前而不能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

嘉王榜王昻作狀元始婚禮夕婦家立需催妝詞昻走筆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汚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王太尉恩自親事官出身上皇時為三衙其夫人為買

妾甚美思方許之見思腰間紆青鸂指曰此何物也思忽自失而回謂夫人曰所買何等人必是良家子遂訪之妾具言母縣主也父死貧故見鬻乃呼其母至必不肯言其實又謂之曰不要爾還原聘但言之方道其事與妾同思遂呼小史之未婚者令妾與母自擇得一少年其家亦仕宦父為右職命即歸白其父具聘禮思又以數百千為資送奩具戒其婿使善奉其妻之母云噫思本一卒而有士君子之行宜其貴也

元祐黨籍凡三等僕家舊有元祐姦黨碑建炎間呂元真作相取去最後者也其間多是元符間臣僚文曰皇帝即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列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十人皇帝命書而刻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為萬世之臣戒又詔京書之將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聖神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紹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述之志司空尚書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記

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呂大防　文彦博　劉贄　范純仁

韓宗彦　梁燾　魯布　王岩叟　蘇轍

王存　傅堯俞　鄭雍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伯禄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　呂公著俱元符

黄履　張商英　蔣之竒 俱元祐

曽仕待制官以上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勔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吴安特

孫覺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趙彦若

趙高　王欽臣　孫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吕希純　曽肇

王覿　范純粹　吕陶　王右　豊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鄒浩　陳次升

謝文瓘俱元祐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敦逸　上官均　葉濤　龔原

郭知章　張康國　葉祖洽　朱紱　朱服俱元符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黄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馘　司馬康　宋保國

黄隱　畢仲游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卜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馮涓
陳郛　陳光裔　蘇嘉　龔夬　王回
吳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　元並祐　尹材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績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曾藎　楊綝　蘇昞　葛茂宗

劉詡　柴充　洪羽　趙天祖　李新
衡鈞　充公適　馮伯樂　周證　孫琛
范彙中　鄧考甫　王祭　趙珣　封覺民
胡端修　李傑　李貴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黄策　吴安遜　高漸　周永徽　張夙
鮮于綽　吕諒卿　朱紘　王貫　吴明
梁安國　王吉　檀固　蘇迥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曽紆　汪公望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郁貺　韓治　秦希甫
錢景祥　錢希白　何大正　周紆　吕彦祖
梁寛　沈于　羅鼎臣　曹輿宗　劉勃
王極　黄安期　于肇　陳師錫　黄遷
黄邦正　許堯甫　胡良　楊朏　梅君俞
寇宗顔　張居　李修　逄純熙　高道格
黄才　曹輿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岩　王公彦　王交　張甫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環寶

倪直儒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亢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彤　趙越　滕友

江詢　方造　許端卿　李昭玘　向訓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彦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並元符

為臣不忠

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元祐　章惇元符

古今准尚書兵部符備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師聽崇寧四年二月日比兩浙常平司所立碑時天下監司郡守皆立之後因星變遂毁

通判監酒趙師曰昔在金塔一座焉所以船商自來有

富貴真臘之寶者想為此也百塔山在南門外半里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東一里周圍可百里中有石塔石塔之中有卧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在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國宫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宫在金塔金橋之北近北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為之餘皆土瓦黄

色梁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頗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莅事處有金牕槅左右方柱上有鏡約四十五枚列於窻之傍其下為象形閫内中多有竒處防禁甚嚴不可得而見也其内中金塔國主夜則卧其下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一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主死期至矣若番主有一夜不往則又獲灾禍其

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人家逈别周圍皆用草葢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官之等級以為屋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用草葢瓦片不許上屋其廣狹雖隨其家之貧富然終不敢僭府第之度也

學校嘗因齋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卧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歔欷不已少頃復寢久不復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

竟不敢言其所以其人豈非覺而見此驚散神魂遂不復還體也耶事有不可知者

紹興已酉永嘉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之江滸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倅趙允蹈曰熊於字為能火郡中宜慎火燭笑不以為然已而延燒官民舍什七八獨州治存焉

建炎間收陳州賊杜用軍於陳之鄧灣都統制官曹寔塞分韓宏守統制王涣塞門中夜聞小喧徐擁一美婦

出斬之行刑者語二將曰其屢斬無辜矣重自歎息曰又適婦人自云陳之脣妻也早來王統制得之賊中欲與之私不允已刺一刀適又逼之婦人曰統制軍官也隨都統來破賊本為百姓除害若要新婦充婢使則可若欲見私所不顧也王渙欲强之且曰我當殺汝婦人又曰如此統制亦賊耳一死何懼遂遂命斬之二將嗟嘆通夕不能寢噫保其貞潔而不愛死雖古烈女不能過之

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武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鬛撥刺之勢觀者凭欄俯窺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漉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邊者五内皆無方大異之後復置井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漢高皇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弃魚井中而適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刳之魚而遊泳不死

亦可恠也

東皋雜録　孫宗鑑

余頃官海上同僚多吳人盛夸鼃味之美坐有一關右士人大噱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為解紛漢東方朔言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上宜姜芋汝水多鼃魚顔師古注鼃似蝦蟇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鼃魚是漢都人食鼃也顔師古言人亦取食之是唐都人食黽也漢都不惟食之宗廟獻亦用鼃霍光傳霍山曰丞相減宗廟羔兎鼃可以此罪

也非宗廟薦獻而何吴人大喜曰今日蝦蟇價增三倍矣

令人擲錢為博者戲以錢文面背分勝負曰字曰幕前漢西域傳云罽賓國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如淳曰幕者漫顏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

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四篆多凸惟張平子墓銘則額與身皆篆唐李文資暇集曰借之上子夜反下子亦反書籍俗曰借一癡借與二癡索三癡又按王府新書杜元凱遺

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嗤借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為癡集韻𢿱音𢿱瓻字酒罌也古以借書謂借書餽酒一瓻還書亦餽酒一瓻故山谷𠦑人借書有詩曰勿辭借我千里𧶼他日還君一瓶三說可兼存之但惜集韻不載云瓻盛酒借書何典故也

王荊公一日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聲四詩風雅頌荊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東坡喜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

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徽仲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東坡謁徽仲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堪良久見於便坐有菖蒲盆畜緑毛龜東坡曰此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徽仲問六眼龜出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龜兒號曰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别人三覺

司馬温公人傳所製樂府詞有西江月流傳最久今又

得一解名錦堂春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苹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裡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韓華玉汝玉兄弟相繼命相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望其家搆堂欲榜曰三相俄持國罷政遂請老

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黄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

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愧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為冥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續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收驗可不誣遂免良久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一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令當還命其人倉黃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為人

何黄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曰其别無黄但有些慚惶

余喜畜三代秦漢石刻自魏晉以下不録也西漢以前金石刻皆完但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旦祭祀文秦李斯篆漢文翁學生題名亦是後漢始作墓碑故令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余家所藏最完者惟淳于長承與逢童子碑無一字訛翼州從事章表亦其次也近鄠陵縣得故民吳公碑亦甚完好古碑有三種儀禮注

曰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説者謂繫也祭則繫牲則必有穿也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説者謂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鑿去碑中之木使之於空穿間為鹿盧下棺以綍繞天子六綍四碑諸侯四綍二碑大夫二綍二碑士綍無碑峚古葬惟王者有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朝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徳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及戰國秦漢皆以碑懸

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塘中不復出矣其稍稍書姓名爵里其上後漢遂作文字辨識矣今掘地得古石碑或文字而有竅者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

封禪書曰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聲悲帝禁不止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按集韻釋箏字曰秦人薄義子父爭瑟而分之因以為名箏十二絃葢破二十五弦而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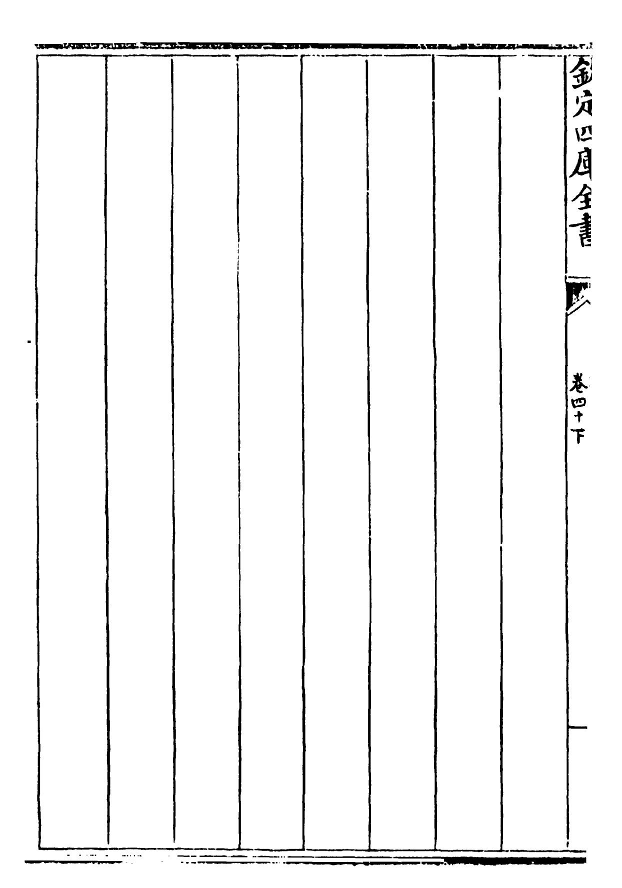
古人通上下稱朕皐陶曰朕言惠作底行象曰干戈朕

琴朕󰁐朕離騷曰朕皇考曰伯庸至秦天子始自稱曰朕漢唐人稱父母伯叔通曰大人疏受謂其叔廣曰從大人議唐劉禹錫曰無辭以白其大人稱父曰大人葢近語也

劉貢父為舍中書一日朝會幞次與三衙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隅幞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氷

神考問荆公云卿曾看歐陽公五代史否公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則事事皆可嘆也余謂公真不曾仔細看也若使曾子細看必以嗚呼為是五代之事豈非事事可嘆者乎

李章奉使北庭時館伴發一語云東坡作文多用佛書中語李荅云曾記赤壁詞云談笑間狂檣櫓飛煙滅所謂灰飛煙滅四字乃圓覺經語云火出木燼灰飛煙滅北使默無語



東軒筆錄 魏泰

李太后始入掖庭纔十餘歲唯有一弟七歲太后臨别手結刻絲鞶囊與之拊背泣曰汝雖淪落顛沛不可失此囊異時我若遭遇必訪汝此為物色也言訖不勝嗚咽後其弟傭於鑿紙錢家然常以囊縣于胸臆間未常斯須去身也一日苦下痢勢將不救為紙家棄于道左有入内院子者見而憐之收養于家恠其衣服百結而胸懸帶鞶囊因問之具以告院子怒然驚異蓋甞奉旨

於太后令物色訪其弟也院子復問其姓氏小字世系甚悉遂解其囊明日入示太后及具道本末是時太后封宸妃時真宗已生仁宗矣聞之悲喜遂以其事白真宗遂官之為右班殿直即所謂李用和也及仁宗立太后上仙諡曰章懿名用和擢以顯官後至殿前都指揮使領節鉞贈隴西郡王世所謂李國舅者是也

曹翰以罪謫為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内侍使京西朝辭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

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弔其遷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媿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矜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粥飯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襆以授內侍收襆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襆開示之乃一六幅畫幃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下江南翰為先鋒也

有朝士陸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再黥之類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于兩府者石恭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

竟以悖死又與其妻日相鬬閧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有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荆公之門生也娶槐氏女為妻少悍叔獻死而幃箔不肅荆公奏逐槐氏婦歸本家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

皇甫泌白敏中之壻也少年縱逆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深以

為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扆坐敏中近前奏曰臣有女壻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甚好㑹得已還内矣敏中詞不及畢不覺汝淚蓋莫知聖意如何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辯直其事

王韶罷副樞知鄂州宴客出家妓坐客張績醉挽妓不前將擁之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曰出爾曹以娱

賔乃令客失歡命取大杯罰妓人服其量

仁宗嘗步苑中及還宮顧嬪御曰渴甚可進熱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僚隣女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聖性仁恕如此

太宗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葢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

破屋子矣

山房隨筆　　蔣子正

辛稼軒帥浙東時晦菴南軒任倉憲使劉改之欲見辛不納二公為之地云某日公宴至後筵便坐君可來門者不納但喧爭之必可入既而改之如所教門下果諠譁辛問故門者以告辛怒甚二公因言改之豪傑也善賦詩可試納之改之至長揖公問能詩乎曰能時方進羊腰腎羹辛命賦之改之對甚寒願乞卮酒酒罷乞韻時飲酒手顫餘瀝流於懷因以流字為韻即吟云拔毫

已付管城子爛胃曾封關内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樽俎伴風流辛大喜命共嘗此羹終席而去厚餽焉席散南軒邀至公廨置酒語之曰先君魏公一生公忠為國功厄於命來挽者竟無一章得此意願君有意為發幽潛改之即賦一絕云背水未成韓信陳明星已隕武侯軍平生一點不平氣化作祝融峯上雲南軒為之墮淚今龍洲集中不見此二詩豈遺珠邪又稼軒守京口時大雪率僚佐登多景樓改之敝衣曳履而前辛令賦

雪以難字為韻即賦云功名有友易貧賤無交難自此莫逆云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嵬坡萬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直北某州有道君題壁一詩曰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鴈飛

曾閲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乃陸樞密君實挽張郢州世傑詩郢州擁佑景炎祥興於海上擁兵南北

岸一日忽大風雨行止皆不利郢州舟覆而斃翌早尋屍棺歛焚島上其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金天上我闕係不小後身出必驅除恢復矣此詩全篇不傳忠誠義烈雖亡猶耿耿也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宫書記北朝赦至感而有詩云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裂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押班猶昨日小臣無語淚霑襟

又哀被擄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有詩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鷓鴣觀中有趙太祖真容北来見者必拜贔因題其上鳳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恠君非魯河北山東總舊臣

三水林觀過年七歲嬉遊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轉矢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嘗若

是其口出人皆掩鼻而過之林試神童科不甚達

辥制機言有賀自長沙鎮南昌者啓云夜醉長沙曉行

湘水難教檣燕之留朝飛南浦暮捲西山来聽佩鸞之

舞又有賀除直祕閣依舊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云望

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從綸巾羽扇之遊依然江表

上巳請客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邉多麗人一詠一觴會

稽山陰修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

山峻嶺修竹茂林羣賢畢至端平中余申周翰分教毘

陵題提人簿云三年大比視郊祀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與封拜公孤之儀等中一聯云昭陵之仁如天積歲月而養成巨棟歐公之學如海鼓波濤而放出老龍惜未見全篇

文本心典淮郡蕭條甚謝賈相啓有云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將復軒鑷白髮詩云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艱多少朱門少年子業風吹上北邙山

杜氏婦作北行詩江淮幼女别鄉閭一似昭君遠嫁胡點點一身歸故國區區千里逐狂夫慵拈簫管吹羗曲懶繫羅裙舞鷓鴣多少眼前悲泣事不如花柳舊江都此等多有戲作題之驛亭以為美譚

元遺山好問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為女冠文而豔張平章當揆欲娶之使人囑裕之辭以可否在妹妹以為可則可張喜自往訪覘其所向至則方自手補天花版輟而迎之張詢近日所作應聲答曰補天手段暫施張

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来雙燕子移巢别處覓雕梁

張悚然而出

遨溪張復題雨竹圖云娟娟而淨森森而立孟宗何之

淚痕猶濕風竹圖云可屈者氣不屈者節故人之来盡

掃秋月有思致可采

天台陳剛中孚在燕端陽日當母誕作太常引二章云

綵絲堂上簇蘭翹記生母正今朝無地捧金焦奈烟水

龍沙路遥碧天迢遞白雲何處急雨蕭蕭萬里夢魂消

待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劒客乾坤奈無策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踈雨寒燈斷䰟赤城霞外西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醑漫盈樽倩誰寫青山淚痕時為縞修云

三山阜用字稼翁能賦馳聲甞作詞云丈夫隻手把吴鉤欲斷萬人頭因何鐵石打成心性却為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虞姬戚氏豪傑都休其為人溺志可想

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可缺金埒可碎鎚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鎚畀著著王千戶名也鎚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来敢後曽是一揮元兇碎首匪鎚之重唯人之勇匪鎚之功惟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勛鎚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

陳野水言昔紹興學正任滿後入城給取解由道經婺

境至山中村舍時暑行倦饑渴入一野室見數人擣桐油一老下碓詢所以来野水言自紿與又問往紿與何為野水言學正任滿往倒解由老笑曰汝自倒解由我自擣桐油上碓不顧野水怪之出問其鄰曰此何人也鄰人云此我郡傳省元兵革以来隱處山中父子碓油種藝以自給野水取紙書一絶云忽遇山中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白頭方作求名計不滿先生一笑中傳觀詩訖名坐曰子真悟者邪即命置飲食勞之要之山

澤之臞長往不返者顛崖果何限也役役蝸蠅苟竊升斗彼視之一噱耳

趙靜齋淮被執於溧陽豐登莊至府辭家廟云祖父有功王室德澤霑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上不問萬折忠義猶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即登櫂去至瓜州被刑無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啓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妾元是他婢子望相公以妾之故夫許妾將屍焚化也是

相公一段陰隲焦許焉乃作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散之于水亦許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下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敵拏死在瓜州無塋地幽寃夜夜到長沙其兄永壺滑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從不返死塟海傍山上

探花王昂榜下擇壻時作催粧詞云喜氣滿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汚天真

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共畫章臺春色

湘人陳詵登第授岳陽教官夜踰墻與妓江柳狎頗爲人所知時孟之經守岳聞其故一日公讌江柳不侍呼至杖之文其眉鬢間以陳詵二字仍押隸辰州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云自岳去辰八百里且求資糧陳且泣且悔罄其所有及資衣物得千緡以六百贈柳餘付監押吏卒令善視且以詞餞別云鬢邊一點似飛鴉休把翠鈿遮二年三載千欄百就今日天涯楊花又逐東風

去隨分入人家要不思量除非酒醒休照菱花柳將行會陸雲西以荆湖制司幹官齎檄至岳與陳有故將至陳先出迎以情告陸陸即取空名制幹劄填陳姓名檄入制幙既而並迎陸入即開宴陸曰聞籍中有江柳者善謳誰是也孟即呼至柳花鈿隱眉間所文飲間陸越語孟曰能以柳見予否孟曰唯命陸笑曰君尚不能容一陳教豈能與我孟因叙詵之過陸歎慨既而終席陸呼柳問其事柳出詵送別詞陸大嘆賞而再登席陸舉

詞示孟且誚之曰君試目此作可謂不知人矣今制司檄詵入幙將若之何孟求觧於陸并名詵同宴明日列薦詵且除柳名陸遂將詵如江陵見之閫公秋壑俾充幙僚詵不獨洗一時之辱且有倖進之喜至今巴陵傳為佳話矣

楊州瓊花天下秪一本士大夫愛重作亭花側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棠國炎有絶句弔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

合傳瓊妃烈女中

北方王郎中宥有歸婦吟其序曰天馬浮江兵强將鋭所征無敵所掠無遺俘戮之民奚啻億萬然生死存亡悲歡聚散豈無數存乎其間夫劉氏者吉之永豐人也問其父母兄弟舅姑夫與子皆在焉夫我不知則已既知之何獨不令其歸寧於父母乎吾力雖不能使其死者生亡者存亦可謂歡悲聚散者嗚呼不幸之幸莫大於斯故不可無一言以送之東平士王宥詩曰烈火俱

將玉石焚死生契濶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淚眼雙穿望白雲殘日鶺鴒還有難北風鴻鴈正離羣新詩送汝還家去重續當年織錦文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死秖憶兒女無衣裳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眷聚皆冠譬開口强笑心懷憂家鄉欲歸

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　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繡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都砍殺　鵓鴣鴣鵓鴣鴣帳房徧野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擄猶幸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辭意婉切誦之可傷此金沙潘武子文虎四寓言詞也少有雋才善賦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烟樹

天津橋邉吽一聲吽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脫却

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來𢈔

叔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

我亦醉湘江喚起醒三閭提葫蘆　行不得也哥哥湖

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吽虞舜奈此乾坤無路何行

不得也哥哥寓意甚遠諸作不及

賈秋壑敗師亡國後有人剌以詩曰深院無人草已荒

漆屏金字尚煇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鄭人應夢果何祥卧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墻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菴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稠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来未用多惆悵試向吴山望故宫又湯西樓詩云檀板敲殘月上花過墻荆棘刺簷牙指揮已失鐵如意賜予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捷池雨産在官蛙木綿菴外尤愁絶月黑夜深聞鬼

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冨貴等浮花膂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先擁立唐朝誰識杞姦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秋壑在朝有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因此每朝士鄭姓者多困抑之武學生鄭虎臣登科輙以罪竄之後遇赦得還秋壑喪師陳靜觀諸公欲置之死地遂尋其平日極仇者為押送官虎臣遂請為之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往為虎臣一路淩辱求死不能至漳州木綿菴病篤

泄瀉踞虎子欲絶虎臣知其服腦子求死乃云好教祇恁地死遂鎚數下而殂先是履齋吴相循州安置以秋壑賈相私憾之故未幾除承節劉宗申知循州劉江湖遊士專以口舌哄逼當路要人貨賄官爵士大夫畏其口姑厚餉彌縫之其得官亦由此守循之際廟堂意責之以黄祖之事宗申至郡所以捃摭履齋者無不至其隨行吏僕以次病死人謂寘毒循州貢院井中故飲此水者皆患足軟而卒履齋終不免秋壑後亦遭鄭虎臣

之辱其時趙介如守漳賈門下客也宴虎臣於公舍秋壑亦與焉介如欲客似道似道不可以讓虎臣稱天使惟謹虎臣不荅似道側坐於下介如察虎臣有殺賈意命館人訪鄭且以辭挑之于是似道衣服飲食皆為鄭減抑介如作綿衣等餽之見其行李輜重令截寄其處得命放回日就取之去其館人語鄭云天使今日押使至此度必無生理曷若令速隕無許多苦惱鄭即云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欲其死而不死未幾告殂趙往

哭鄭不許趙固争鄭無如之何趙經紀棺殮且致祭其辭云嗚呼履齋死循死於宗申先生死閩死於虎臣嗚呼抵此四句然哀檄之悃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秋壑敗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壑曾居葛嶺西游人誰敢問蘇隄勢將覆餗不囘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廢圃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算来祗是孤山好依舊梅花伴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樂也壑賜第正在蘇隄葛嶺孤山之近遊人常往来此地有遊騎過門偵事者

家報必為所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禍世變而凌

夷矣

說郛卷四十下